

■批评家在线

《萧红》：空洞的唯美与浮薄的叙事

□李建军

听说要拍一部关于萧红的电影,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或者说,既很期待,又有点担心。说“喜”和“期待”,是因为我喜欢萧红的作品,喜欢她那种平易自然、细腻真诚的叙事。作为一个英年早逝的天才作家,萧红坎坷的人生遭遇,折射着过渡时代和战乱时代的面影,而她的文学世界则蕴含着死与生、苦难与抗争、毁灭与希望、轻贱与尊严等复杂的主题内容。她的作品有母性的温暖,有大地的宽厚,有泥土的朴实,有星空的辽阔。那是一个深邃而迷人的世界。

为萧红拍一部电影,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她,阅读她,喜欢她,这等好事,为何又要“忧”要“担心”呢?这是因为,萧红的人生经历和文学精神既简单又复杂,很难把握,很难表现,弄不好就会“跑偏”,就会满足于对那些所谓的“爱情故事”的猎奇性渲染。天下的事真是古怪得很,总是你怕什么,它偏来什么。看过新近上映的《萧红》,我发现自己的担心并不多余——他们把一个好题材浪费了,把一个值得期待的电影拍砸了。

这部电影的画面拍得非常华丽,非常唯美,场面和氛围也力求逼真,但是,我却并不觉得它有关,也不觉得它真,反而有一种极为别扭和不快的感觉。这是因为,这种夸饰而浮华的唯美,这些庸俗而浅薄的情调,与萧红凄苦的人生是不协调的,与她温厚的心性和优雅的兴趣是格格不入的。豪华而宏大的场景和画面,给人的不是美感和真实感,而是一种空洞而虚假的感觉,是这个娱乐时代在审美趣味上的粗俗和轻浮。电影《萧红》试图通过外在的画面冲击和视觉震撼来征服观众,殊不知,电影的魅力和力量来自于人的心灵深处,来自于深沉严肃的道德主题,也就是说,伟大的电影应该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人物的内心世界,集中在对他的人格和情操的表现,从而最终塑造出一个让你认同和尊敬、甚至让你崇拜和热爱的人物形象。

萧红之所以了不起,不仅因为她有不俗的文学才华,还因为她的情感世界是博大的、健康的。她从磨难中走过来,是一个屡受伤害的人,她因此而感伤,而寂寞,而充满对爱的渴望,但是,她的精神是健康的、有力量的;她从不怨天尤人,从不对世界和人生心怀恨意;她的心是热的,用同情的眼光看世界,用怜悯的态度看人生,但又不至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她笔下的世界,是一个诗意的有情世界,有一种坚韧而

深厚的精神质地,有一种从容而镇定的风度。在《呼兰河传》里,她写童年的欢乐和哀伤,写芸芸众生的苦涩而艰难的生活,也写不幸者的痛苦和死亡。她这样向命运发问:“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似,为什么这么悲凉。”这样的问题,总是侵扰着她敏感的心:“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之夜。”是的,人生的悲哀和凄凉,也是张爱玲喜欢表达的情绪,但是,张爱玲的感叹里充满寒凉的秋意,是像秋水一样冰冷的。而萧红的“天问”和叙事里,则有春阳般的温暖,是含着深深的爱意的。萧红对大自然,对一切生命,都以孩子般纯净的眼光来看待。她这样写黄瓜花:“黄瓜的小细蔓,细得像银丝似的,太阳一来了的时候,那小细蔓闪眼湛亮,那蔓梢干净得好像用黄蜡抽成的丝子,一棵黄瓜上伸出来无数这样的丝子。丝蔓的尖顶每棵都是掉转头来向回卷曲着,好像是说它们虽然勇敢,大树,野草,墙头,窗棂,到处的乱爬,但到底它们也怀着恐惧的心理。”这样的描写,显示着萧红细腻的感受力,显示着她同情一切的态度。张爱玲的笔下,很少出现这种“物微意不浅”的描写;丁玲倒是偶尔会写到,但是,与萧红比起来,她的描写显得就不够专注和细腻,缺乏那种深入其中的“自居”和“移情”的能力。一个电影艺术家如果想表现萧红的内心世界,就要认真研究读她的作品,就要深刻理解她的精神世界,进而发现她在伦理精神上的高尚和伟大。

然而,电影《萧红》从一开始,就找错了方向。它没有将焦点对准人物的精神世界,对准她的文学世界,没有致力于研究和探索萧红之所以优秀的精神特点。像当下许多流行的电影一样,它将注意力放在了作家的私人生活方面,放在了男欢女爱方面。不是说这些内容不能成为表现的内容,而是说应该从这些内容里开掘出更加丰富的人性内容和更加深刻的道德主题,要赋予它以令人深思的意义感。本来,萧红与鲁迅的交往,是电影应该着力表现的一个事象,鲁、萧的交往中,也有很多细节和故事,可供采择和利用,但是,导演完全没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在这部电影里,鲁迅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似乎就是那句近乎轻慢的“你怎么谢我”的话——这简直是对鲁迅的亵渎。无论导演处理鲁迅和萧红交往细节的初衷何在,它留给人的感觉都是消极的、倒胃口的。

影片《萧红》的宣传词说,萧红“点燃了六个男人的激情”。



这种俗不可耐的商业话语,“昭昭明甚”地显示着电影制作者的趣味倾向和深层动机。迎合低俗的娱乐心理,规定了他们的创作路向。这部电影的取材,大多来自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但是,编导们却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取舍,来想象和生发。在电影《萧红》的极度简单化的“爱情”叙事里,我们看到的是几个怯懦、自私的“负心汉”与一个不幸而多情的女性作家的情感纠葛。几乎所有的爱情都是浮薄的,都是缺乏情感内容和精神深度的。“爱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都简单得近乎随便,都是只有外在动作,而没有心理内容,给人的感觉实在是近乎无聊的。演员的横样是漂亮的,但这漂亮,与人物的性格,与深刻的意义世界,完全没有关系,因此,整部电影看起来就像是冒了“萧红”之名来演绎的一群电影明星的爱情故事——每一个人物都嘻嘻哈哈,风风火火,飘忽而来,飘忽而去,像影子一样,虚虚实实一晃而过。看完这部华而不实、俗而不雅的电影,只觉失望和沮丧,仿佛自己的智力和人格,无端地受了羞辱和嘲弄。

伟大的电影都有一个深刻的道德命题,都内蕴着理想主义的升华力量。但是,在《萧红》这部黯淡无光的电影里,观众

却看不到深刻的道德主题和理想主义的光芒。是的,没有内在深度,没有精神高度,没有道德理想,这就是这部电影最致命的问题。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中谈及优秀电影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伟大的作品诞生于艺术家表达其道德理想的挣扎。事实上,他的理念、情感全部源自于这些理想。如果他热爱生命,渴望了解它、改变它、使它更好——简而言之,如果他着眼于致力强化生命的价值,那么,现实的图像经过他的主观概念,经过他的心智加以筛选,这一事实就没有任何危险。因为他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心灵的努力,目的在于使人变得更为完美:一个美丽世界,以其和谐的感性和理性,以其高贵和自持来赢得我们的心。”

真理总是像阳光一样简单和明亮。塔可夫斯基的这段话,就是关于电影艺术简单而朴素的真理。它接近人人皆知的老生常谈,但是,读来仍然让人觉得新鲜和警策,值得一字一句、认认真真地抄在这里。对电影《萧红》的所有主创人员,对那些花了几亿甚至十几亿人民币拍电影的导演们来讲,塔可夫斯基的这段话尤其具有指示方向的意义,愿他们“三复其言”,并有所憬悟。

■关 注

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研究院(AICCC)日前在京发布“2012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全球调研数据”。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电影文化国际影响力总体较弱,但是相对于2011年在观影数量、观影意愿等方面都有所提升,说明中国电影文化国际影响力在缓慢增长;中国喜剧类型电影的影响力显著提升,成为功夫片和动作片之外最受欢迎类型片;排除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等因素的影响,编剧依然是中国电影国际化的软肋。

“中国电影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数据调研是以外国观众为对象的有关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的年度数据调研项目,首次举办于2011年。2012年度数据调研时恰逢中国人世10周年。人世给中国电影产业带来了重大的挑战。然而,几乎所有谈入世的文章都只提到了中国的压力而忽视了中国的机会,那就是,中国电影拥有了一个更加开放、宽阔的舞台来展示自己,扩大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那么,人世10年后,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究竟是什么状况?2012年度的调研报告就试图以数据为比照,对此进行描述与分析。

喜剧类型电影的影响力显著提升

本次调研引入网上问卷调查和移动设备调研两种方式,共回收有效问卷1117份,涉及107个国家,除了美国、法国、韩国、日本等国家之外,还涉及了大量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调研不仅涉及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多种母语的人群,还有越南语、斯瓦希里语、希伯来语、坦米尔语等母语的人群参与,共涉及近40种语言的人群。通过SPSS专业统计得到数据近10万个。

调研报告显示,2012年,超过50%的受访者表示看过1-10部中国电影,看过20部以上的受访者达到了21%。2012年看过10部以上电影的比例接近45%。2011年的调研中,只有20%的观众表示看过10部以上的中国电影。由此可见,外国观众看中国电影的数量大大增加。

在电影类型方面,动作片、功夫片一向是中国电影中受欢迎的类型。2011年这两种类型片的得分都在40%左右,2012年这两项的得分达到50%左右。功夫片和动作片一直在中国电影的出口中占据重要位置,是中国电影中比较成熟的类型。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受到青睐的中国电影类型增加了喜剧片,这说明近年来,中国电影在喜剧类型上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影响力得到了提升。轻松的、能够反映中国人当下生活的喜剧片不仅得到国内观众的认可,也受到国外观众的欢迎。

中国电影最需要改进的因素是电影故事

在对调研数据进行深入研究后,项目组指出,高达5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电影最需要改进的因素是电影故事,近5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电影故事逻辑混乱,难以理解。故事是传播信息的有效载体,好故事具有超越国界的作用,能够在思想和文化层面上进行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展现文化的

2012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全球调研数据发布——
编剧依然是中国电影国际化的软肋

□本报记者 徐健

影响力。排除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等因素的影响,编剧依然是中国电影国际化的软肋。

在“中国电影需要改进的方面”这个问题中,报告指出,“字幕”成为中国电影难以被理解的重要因素。大部分观众只有通过字幕才能理解故事,但是中国电影字幕存在许多问题。报告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化隔阂。汉语蕴含着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在翻译为外语的过程中,一些深层文化内涵很难被翻译清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电影故事传达本身就有不小的问题。在发掘和整理传统故事方面,这几年电影界做了可贵努力。但是,在以现代的观点阐述和表达传统文化等方面,中国电影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如何在保持传统的同时与现代社会主流相适应,这是摆在中国电影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报告同时指出,中国电影音乐是中国电影的重要特征,具有较高的辨识度。中国电影在国际化的过程中,盲目模仿所谓的西方流行音乐,缺乏独立创新精神。音乐产业不仅仅是影视的周边产业,它对影视产业本身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音乐的创新与中国电影的创新息息相关。此外,调研数据显示,中国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外国观众对中国的看法。对此,中国电影人不应满足于太极这样古老的哲学符号,而是应当讲述富于哲理的中国故事,创造更多代表中国古典哲学和现代文明的文化符号。

扩大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的四个对策

根据2012年数据调研结果,报告提出了扩大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的四个对策:第一,需要将中国文化的精神和精髓注入电影创作中,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第二,加强传媒理论研究;第三,中外合拍片应突出中国文化特征,在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之间寻找平衡点;第四,应建立以汉语为先导,以电影为工具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策略。

针对这一问题,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提出,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不是收购几个院线,或者设置进口障碍就可以解决的,最重要的是发掘中国文化中先进的部分,并将其传播到全世界。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是感兴趣的,中国的独特文化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但是,一味强调中国文化中古老的、神秘的部份,将会对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扩大产生不利的影响。创造中国文化中先进的、现代的符号,是我们进行文化输出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通过数据对比,黄会林认为,外国观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障碍大部分源于中国人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混乱。比如,中国武术的精髓并非击倒对手,而是蕴含在武术中舍己为人的侠义精神。李小龙曾作为中国的一个符号走向世界,他身上蕴含的不屈于暴力、追求尊严、行侠仗义的精神曾经成为一种思想资源影响了世界。直到今天,美国好莱坞、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电影中,还经常能够看到李小龙的影子。中国文化中并非缺乏吸引力,而是缺乏发掘这种吸引力的智慧。

■求疵篇

“悲情”过度的《樱桃红》

□祁建

“苦情剧”不是苦难的代名词,并不是故事越惨越能走入观众内心深处,而是要在平淡的故事里探寻人性的美好。“苦情剧”要让人在“动情”之余,体会到一种向上的“正能量”,在悲伤完了之后,能引起人们的反思。由此而言,正在播出的电视剧《樱桃红》中透露出来的“负能量”着实令人不安。该剧为了制造煽情的效果,一味放大人性丑恶的一面,以艺术叠加的手段制造悲情效果,观看该剧的印象便是:“苦戏”过火,悲伤过度,哭哭啼啼,情节老套,对白造作,表演虚假。

有媒体认为,《樱桃红》是《樱桃》的“升级版”。但此前的《樱桃》,悲情中蕴含着温暖的力量,如今的《樱桃红》却冷酷到底,把苦情当作招牌肆意渲染,缺少真正直入人心的

力量。剧作开篇便是一连串悲剧:父亲车祸丧生、母亲难产而死,只剩下年老体弱多病的奶奶和年纪尚小的孤儿姐弟,孤儿还被收养遭虐待,被人贩子倒卖……初看该剧很多观众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多年前的《暖春》同样讲述孤儿的悲惨史,两部剧孤儿的遭遇大同小异,都经历了被转卖吃辛苦头的过程,甚至都被好心爷爷家的凶悍儿媳虐待过,就连剧中的孤儿打扮都有八成相似。此外,两部戏结尾处的“身世大揭秘”也一模一样,过于雷同。至于演员的表演,更是脱离生活,过于夸张。

现如今,收视率成为衡量一部电视剧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一些创作者为了获得观众廉价的眼泪,故意把故事写得催泪、悲苦,

电视剧《幸福生活万年长》表现农村环保



由北京谷天文化传播公司出品,根据李洱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影《石榴树上结樱桃》将于4月4日在全国公映。影片通过中国大陆一个普通农村基层选举前后发生的故事,以女强人孔繁花参选村长的荒诞离奇经历,描写了在权力诱惑面前,人们自尊、良知受到的考验。据悉,该片入围了第34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也是本次莫斯科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入围的惟一部中国电影。

导演陈力表示,“这是一部充满了黑色幽默的现实题材电影。”影片借助一个女人所经历的“选战风云”,不仅揭示了农村基层选举、计划生育政策等时下面对的热点问题,还以一种荒诞、调侃的方式展现了人在权力面前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等,宛如一幅中国转型时期的农村风情画。

小说原著作者李洱的作品大都聚焦中国当下社会,关注社会发展给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带来的变化。“一些人们普遍认识的价值观念在当下社会中,因为利益的冲突都会产生内涵和外延的飘移,从而在现实中引发了很多出人意料的故事。”李洱说。这些故事被他敏感地捕捉到,并成为其作品中荒诞可笑又真实可信的精彩细节。电影《石榴树上结樱桃》保留了这些细节,并进行了艺术化的放大、转换,呈现出一个“糅合着后现代、现代和前现代混合体”的乡村景观。在被问及还希望自己的哪部作品能改编成电影,李洱坦言是《花腔》,并表示“希望有更多的现实题材作品能被观众认可”。影片由师春玲、宁理、缪婷娟、张刚等主演。

(徐健)

电影《石榴树上结樱桃》将映——

打造中国乡村版的黑色幽默



(央讯)